

吃馄饨有衣裳

徐慧芬

小时候,每逢年初一,家里总要包满满一大匾馄饨,这只匾直径起码有一米。我问妈妈,馄饨平常吃的,为啥年初一还非要吃馄饨呢?妈妈说,初一吃馄饨,一年都有衣裳穿。为啥?你看馄饨皮裹了馅上下两边对折,然后再一翻,就像人穿了几件衣裳。妈妈的这番解释,让我有点疑惑,难道不吃馄饨就衣服穿了?因为那时买布还不需要布票,想做衣裳随便做。

成年后才知“取象比类”这个词。吃汤团,象征团圆,那么吃馄饨,象征有衣裳,也顺理成章了。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的人们,盼望来年有吃有穿全家团圆和睦,是最朴素的心愿啊!

中国人的词典里,对衣和食两个字,有诸多说法,光成语就不少。比如:丰衣足食、节衣缩食、锦衣玉食、敝衣粗食……这些成语都是把“衣”放在“食”前面。也许有人会说是颠倒了,认为吃比穿更重要。但是请别忘记,自然界只有作为高等动物的人才会穿衣服啊,这是原始人摆脱了蒙昧野蛮走向文明的标志。衣裳除了遮风避寒的需要,更是人知耻遮羞捍卫做人尊严的必须,因此衣裳也成了人的第二张脸面,甚至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即便普通人出席喜庆场合或参加重要活动,也会比平时更注重自己的穿着仪表,这是文明人应有的礼貌和彼此间的尊重。人世间,如果一个人寡廉少耻,做出不象人干的事,旁人就会送他一项“衣冠禽兽”的帽子,而不会骂他是“吃饭禽兽”,因为禽兽也吃食。古人造句用词,孰先孰后总归是有道理的。

我少年时代读过一部已记不清篇名的小说,其中描绘的一个情景至今难忘。那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剿匪工作队到达某山区一个村寨,那是一位村民为剿匪出了大力,工作队临走时这位村民需要什么,他说需要一点布,或者随便送他们一套什么衣服也可。工作队这才想起他们刚才进屋时,老乡的两个女儿和妻子都躺在床上用破被盖着。老乡说三个女人只有一套旧衣衫轮流穿,也已经破得几乎不遮体了。当时年轻人轻我的话,读到这儿,眼泪早已下来了。有衣裳,是人最起码的生活底线,在她们却如此艰难。

几十年后,我听一位企业家讲他的故事。他办的企业,产值巨大。然而他的穿着都不是名牌,一件风衣就穿了十多年。他讲起了他的身世。幼年丧父,全靠寡母把五个子女抚养大。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永远都是穿哥哥姐姐穿下来的旧衣服。有一年他吵着要穿新衣服,妈妈对他说这次过年你就会有新衣裳了。到了年初一早上他睁开眼,真的有件新罩衫在枕头边了。这件新罩衫是妈妈除夕夜踩了一夜缝纫机,用各种碎布条拼接起来的。因为家境贫寒,妈妈除了白天上班,晚上还接一点缝活贴补家用。裁衣服多下来的一些碎布条,平时都攒着没扔掉。妈妈对他说,穿好新衣服,去给隔壁叔叔阿姨拜年吧,让他们知道咱家小五也有新衣服了。于是他跑到左右隔壁去敲门,邻家叔叔阿姨见到他,摸了摸他的新衣服,笑了。他说我永远忘不了邻居那带着怜悯的复杂表情。

听到这样的故事,我才理解了这位企业老总,为何企业壮大后坚持年年做公益,每临冬天,他都要带领团队驱车几千里奔赴贫困地区,为那里的人们送上被褥和棉衣。这位老总有着“天下皆乐我才乐”的情怀,故盼天下寒士皆有衣。

在近期热播的电视剧《繁花》里,我们意外发现李李至真园饭店的背景里有一幅精美的人物油画,据了解,该画出自已故著名画家陈逸飞之手,且非复制品。消息一出让许多人感慨万分。曾经,陈逸飞这个名字是大上海的一张名片,也是那个时代的弄潮儿。

陈逸飞是一个时代的传奇,他上世纪70年代在国内学美术并潜心创作,成名后上世纪80年代赴美留学,1984年,美国哈默夫妇访华,将陈逸飞的油画《家乡》的回忆——双桥》作为礼物赠予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这是陈逸飞履历的重要一笔。上世纪90年代他选择回国后创办模特经纪公司,打造大视觉商业帝国之后逐步涉足环艺、影视、服装和出版业。正因为陈逸飞将自己的艺术理想变成一个个雄心勃勃的商业计划,其影响力才得以在社会各界通过各种方式日益剧增,从一个艺术家变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一个万众瞩目的公众明星。可惜,2005年4月的一天,在不该走的时候他走了,在最需要他的时候他离开了。

打开我的图片库,陈逸飞的音容笑貌依然依旧,拍照片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大约是在1993年,陈逸飞的电影《海上旧梦》拍开了,得到消息,我背着相机赶往上海展览中心。拍摄现场,剧组一片忙碌的景象,陈逸飞坐在监视器旁,和周围人说着什么。那天他穿着一件黑色的皮夹克,白衬衫领子外那条领带和脖子上系着的

一条小丝巾是同色系同花型的,一看就是同一块料子做的,每次遇到陈逸飞总是给我这个感觉,注重衣品,讲究言谈举止,完全是上海老克勒的绅士做派。陈逸飞依然用他温和的微笑和谦和的语气和摄像、助理讨论着什么,我瞄

一段青春记忆

——远去的陈逸飞 丹 焯

准时机按动了快门,拍着拍着,我在镜头里发现了一张熟悉的脸,是歌手毛阿敏!趁着他们聊天的间隙,我拍下了两位艺术家的合影,我自己也顺便和他们同框了一张。电影上映后,我看见毛阿敏也在剧中饰演一角,并唱了主题歌《上海 上海》,而影片里每一帧画面都是一幅油画!展现的全是老上海风情,我的体会是,深入骨髓的绘画意识又通过电影的语言在讲故事,这种玩法好过瘾,但也只有陈逸飞能这么玩。后来,陈逸飞又拍了《人约黄昏》。虽然好多场合见过陈逸飞,但让我满意的照片只有这一次!1999年,由陈逸飞拍摄的纪录片《上海方舟》将在东方电视台首播,有一天,我在电梯口遇到陈逸飞,可惜我另有任务没有机会听他谈这部片子。但借着总编室审片,我悄悄在旁看了一遍,这个纪录片讲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上海接纳和救助了从世界各地历经艰险逃亡到上海的2.5万犹太人的这段历史。

据说陈逸飞拍片也是事出有因,他是偶然中触

摸到犹太人这段历史。当时,在纽约举办他的第五次个人画展时,遇到一位外国老太太。她用地道的沪语与他打招呼:“依好!依阿是上海宁?”陈逸飞很惊讶,老妇人向他叙述了在上海避难时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若是别人,也许当作一个感人的故事听过而已。偏偏陈逸飞对上海历史情有独钟,他由此而寻根刨底,从各国犹太人博物馆和上海犹太人历史研究专家那里,了解到上海在二战期间救助犹太难民的过程,由此萌发了以影视手段再现理让全世界都了解和铭记这一历史的愿望。陈逸飞用卖画所得,组织了这次跨国界的采访和拍摄。电影《逃亡上海》,记叙了维也纳爱乐乐团首席小提琴家童年逃亡

上海、拜师学艺、成为一名艺术家的经历。而纪录片《上海方舟》,则是陈逸飞邀请17位曾逃亡上海的犹太人故地重游。纪录片让人感动不已,老一代的犹太难民大多已过世,接受邀请的都是当年生在上海、长在上海的难民子女。他们拿着相册,熟门熟路地寻门牌,还时不时冒出一句上海话,热泪盈眶地回忆童年往事。虹口区的霍山公园是当年犹太难民的娱乐区,童年伙伴们再次重逢,情不自禁地唱起了儿时做游戏时唱的歌。最为感人的已是成为美国实业家的杜德纳,带着女儿来上海时,遇到了当年房东的女儿,房东家中还保留着一把雕花木椅。杜德纳女儿激动地向房东提出要求,希望能将木椅带回去。房东说:“可以啊,这本来就是你们家的呀。”离开老屋时,他们又遇到了当年的理发师、一位苏北籍“老朋友”,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上海操着稳熟的英语、俄语和杜德纳回忆往事,让所有在场的人流下了眼泪。

掐指算算,陈逸飞已经离开我们整整十八年了,我常常天真地想象,假如他不走,还会做出多少惊天动地的事来啊,可惜,这世间没有假如可言,时代的车轮依然滚滚向前。我想,假如他今天还在世的话,出现在《繁花》里的也许不仅仅是他的画了。



寻幽入微·拂绿(绢本水印木刻)顾亦鸣

明人符验当过常州太守。赴任时,不携家人,仅带两只旧竹筐和一名童仆,每天吃的都是青菜,常州人敬称其“符青菜”。嘉靖二十四年(1545),也就是符验上任的第三个年头,常州大旱,又遇蝗灾,符验下乡察看灾情,自带米数升、木柴数捆,不劳百姓供给。他深怀悯民之心。一些土豪劣绅趁灾年囤积居奇,符验强令开仓放粮;一些人横行乡里,即使逃匿,符验也要千方百计将其抓捕归案。嘉靖二十七年,他受劣绅诬告被贬为福建福安知县,依然不计个人得失,尽心政事,整治铁冶矿,驱逐无赖;创儒学置学田,选贤任能,最后官升广西按察司金事,正五品。

自以为灯

游宇明

人的一生需要一盏灯,照亮自己,有人的灯是别人给的,别人给不给、给的灯亮不亮,会直接影响其一生的行走;有人的灯是自己给的,无论面临怎样的情境,他们都会沿着既定的方向前进,不会产生丝毫犹豫。符验显然属于后者。

一个人在操守上可以自以为灯,在性情、才华上也可如此。曾国藩刚进京城时待人傲慢、说话硬邦邦的,常跟周围的人发生争吵,狠狠反省一番之后,他变得谦和、宽厚、温情,朋友也越来越多。他后来平定太平天国,靠的主要不是个人的军事才能,而是“和人”的性格。因为“和人”,大批指挥能力比他强的将领聚集在他周围,他因而能化众智为己智。

上世纪20年代,有位在地方部队供职的湖南小伙子决定去北平另谋出路,向长官陈渠珍辞行。陈渠珍善解人意地对他讲:你到外地上个学校,三两年可以毕业的,这里可以给你付学费;在外面混得不开心了,这里依然有你吃饭的地方。年轻人没有留恋这种有“老母鸡”呵护的生活,只希望靠一支笔闯天下,于是带着长官给的27块大洋走向了身影依稀的未来。在北平,他的创作之路很不顺利,投出的许多稿子一点响声都没有,冬天买不起棉衣、生不起火炉,有时连吃饭都成了问题。然而,他坚信自己在文学上的实力,也相信时间终不会辜负愿意努力的人,没有走回头路。后来,他写出了小说《边城》《萧萧》《丈夫》等杰作。

提倡自以为灯,并不是说别人给的灯一定不行,学习古代圣贤和当今好人、才俊,不就是为了让别人的灯盏照亮自己吗?只是别人的灯毕竟外在,受阅历、情境等限制,远不如我们生发出的心灯便捷。

人本质上有点趋利,完全无价值的事,一般人会拒绝去干。但什么叫利益、价值,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与判断。有人觉得金钱、美色是利益、价值,有人认为对社会产生影响、获得长久的生命意义是利益、价值。在我看来,自以为灯的人并非不懂得做事要利益、要显价值,只是他们更有格局,明白生命必须超越庸常的感官享受方能走得长远,不甘心让生命陷入动物性的生存。

当然,也有另外一种情形,有的人开始并不懂得自以为灯,但走到半途,觉得毫无主见的东闯西窜可能掉下悬崖、落进深渊。对此类人,我们要鼓励他们“幡然悔悟”“悬崖勒马”,迷途知返当然没有始终明智辉煌灿烂,但它至少代表了一个人改过自新的勇气,显示了他对高尚、智慧的致敬,能够凝聚尽可能多的人心。

一个人做到了自以为灯,再多的黑暗也不会使他迷路;当大家都能自以为灯,我们这个社会的光亮就会越来越多。

心病

詹政伟

老管主动要求去精神康复中心住院了,家里人长长松了一口气,紧绷着的脑弦松弛了下来。

老管很久前就得这个病了,起因是四十年前的某一个晚上,轮到他在乡政府值班,而乡政府里的一张红木桌子就在那一夜不见了,于是大家怀疑老管监守自盗,怀疑归怀疑,但没有证据,再说那天值班的并非他一人,别人也是被当作怀疑对象对待的。当时因为老管口拙,他一遍遍辩解的样子,总让别人感到他的态度不够坚决,因此怀疑他的成分比別人更多一些。于是老管心病就此落下了。后来,老管总算保住了饭碗,往后的日子也自是波澜不惊。但慢慢地,老管成了单位里的边缘人,缺他不少,有他不多。

从某一天起,老管开始自我定义为病人,他逢人必说,自己又犯病了,我苦啊,因为我是一个病人。他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我出去看会儿花。”而他最喜欢做的一件事也是在路上看花。大家笑活他,说他是个花痴。他解释,花比人善良多了,不会平白无故欺侮人。家里人都很难受,每当他这样,就和他谈,你可以去住院了。老管一本正经地说,时间还没到,到了,我会去的。别人问,老管,你得的是什么病?老管答,你们不要明知故问。其实,他得的是自己才知道的心病,对于心病,因为它的复杂性,医药上尚未有确切的定论。

唉,说穿了,我们哪一个人不是心病患者呢?只是程度的轻与重而已。

我虽然没有目睹蒸大笼糕场面,但对炒长生果(花生)印象很深。小学毕业那年,我乘早班江轮来到外婆家,正值小年夜,外婆家腌制的腊味咸鸡咸肉咸鱼早已风干,挂在屋后外墙上。料理停当家齐,外婆坐在灶口头烧火,灶膛里火苗一舔一舔的,映红了老人家笑咪咪的脸。姨父在大镬子里炒热沙子,倒进长生果,只听见铁铲翻炒声没个停歇。翻炒好一阵子,嗅到花生壳焦香,他抓了两颗,碾碎壳,嚼了花生米。又翻炒了几下,示意外婆熄火,然后赶紧将炒熟的长生果铲入备好的畚箕,扬尽了沙子,又倒入生的长生果翻炒。

守候在一旁看热闹的我早已馋涎欲滴。上海家里的春节年货长生果、瓜子就那么两三斤,包在纸袋里,稀罕得

很。我不等长生果冷却,剥壳就吃。姨父说凉透才香。正巧姨妈闺蜜丈夫前来串门,便坐下一道吃刚炒熟的长生果。那人手里剥着,边吃边和姨父闲聊,嘴巴不停。姨父也边应边炒着长生果。我不甘落后,吃了一捧又一捧。等姨父炒熟第二镬长生果,小畚箕里快见底了。那人走后,方桌上都是长生果壳,地上也东一摊西一摊地散落了不少。这天夜里,我肚子胀鼓鼓的,没睡着觉。

多少年过去了,外婆早已不在,老家也无处可回,可我还是一次次地在记忆里还乡。

外婆健在时,我每年放了寒假喜欢到故乡海门过年。如果说年少时贪图那些好吃的,年长时更忘不了故乡的年味,和浓浓的乡俗。

海启地区沙里人家,不论县城还是小乡镇,过年有蒸大笼糕的习俗。有的人家自己动手,牵磨磨粉,剥枣剔核,和粉装笼,大灶蒸糕。糕熟揭锅,灶台上腾腾热气,满屋糕香,一笼糕足足有二十斤分量,掀开后,磨盘般厚实,有糯米枣米糕、糯米桂花糕,考究人家还蒸小笼猪油百果糕。从前沙地种早谷为主,糯米是乡下人的稀罕物,也很少蒸糯米糕。农户人家收了黏性高粱舍不得吃,会留着过年包高粱萝卜馅圆子,蒸上一两笼高粱糕。高粱糕浓咖色,香糯可口,滋味不逊于糯米糕。春节前那些天,蒸糕师傅上了这家,又去那家,照外婆话说忙得跑穿鞋底板。年景好时,真

是家家灶火旺,户户蒸糕忙。

记忆中,外婆家没有蒸过糕,都是外面加工的。姨父提前准备了足够的糯米和红枣、白糖等配料,送到专门加工的作坊。等糕蒸好后拿回家,每笼糕都切成四大块,叠放在大藤盘,囤在大乌坛里。春节期间,或切成糕丝(条),上笼蒸热吃,或切成糕丁,烧果子(红枣)糕汤当早点。大年初一的早饭,果子糕汤和菜肉馒头是许多沙地人家的绝配。糕蒸得多,少不了馈赠亲友。尽管鲜有人家过年不蒸糕,但送糕是习俗,是亲情。早些年,还有下沙的通东人前来跳财神,这是流行于民间的一种贺岁娱乐活动。表演者在家门口又跳又唱,说着吉祥话。主人家不是赏几个钱,就是送碗糕丝酬谢。

故乡的年味

孔强新

我虽然没有目睹蒸大笼糕场面,但对炒长生果(花生)印象很深。小学毕业那年,我乘早班江轮来到外婆家,正值小年夜,外婆家腌制的腊味咸鸡咸肉咸鱼早已风干,挂在屋后外墙上。料理停当家齐,外婆坐在灶口头烧火,灶膛里火苗一舔一舔的,映红了老人家笑咪咪的脸。姨父在大镬子里炒热沙子,倒进长生果,只听见铁铲翻炒声没个停歇。翻炒好一阵子,嗅到花生壳焦香,他抓了两颗,碾碎壳,嚼了花生米。又翻炒了几下,示意外婆熄火,然后赶紧将炒熟的长生果铲入备好的畚箕,扬尽了沙子,又倒入生的长生果翻炒。

很。我不等长生果冷却,剥壳就吃。姨父说凉透才香。正巧姨妈闺蜜丈夫前来串门,便坐下一道吃刚炒熟的长生果。那人手里剥着,边吃边和姨父闲聊,嘴巴不停。姨父也边应边炒着长生果。我不甘落后,吃了一捧又一捧。等姨父炒熟第二镬长生果,小畚箕里快见底了。那人走后,方桌上都是长生果壳,地上也东一摊西一摊地散落了不少。这天夜里,我肚子胀鼓鼓的,没睡着觉。

多少年过去了,外婆早已不在,老家也无处可回,可我还是一次次地在记忆里还乡。

十日谈

回家过年 责编:吴南瑶

置办年货,就为了这么一口年猪饭。

